

戰國策校注

八

新華書店
PDG

戰國策燕卷第九

縉雲虎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新谷代郡

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而樂浪玄菟屬焉

文公桓公于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衍李兌李兌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正曰奉

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說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

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

羨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

削去指館之語愚嘗辨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决為

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喻之從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感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

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

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

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

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

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

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

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正曰史年表燕

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遽舉此事此必齊破

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其以權立權謂外

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與貴也

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晉趙策曰以權立者謂燕破

弱必重外必事貴外與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取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

則齊疑燕亦不能信齊矣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

宣曰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結交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樂

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遼東郡并州北有林胡樓

高隱云音潮仙遼東郡補曰正義云雲

煩趙策見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

九原郡城在林榆縣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補

西界二郡皆在勝州

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鄉西山大事

記引比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

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并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

山在平州燕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

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夫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

其南也秦趙五戰

補曰設辭也

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

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

道

彌猶巨踵猶繫王曰踵足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

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

垣矣

垣謂城邑在恒州

正義云東垣趙之東

度呼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

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

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

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

補曰一本

南近齊魏

齊趙強

國

有也字

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

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傳在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

與齊戰也

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

文公孫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

得不事

燕齊台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

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

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齊策此役言及魏毋知為文公末年

補目 大事
記從鮑說

易王

文公子元年
顯王三十七年巳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十年
史二十八

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

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

補目
索隱

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

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一何

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

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

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

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

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

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

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齊人

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

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

為紫其賈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

人之服紫敗素得厚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

利所謂名益尊也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鄆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鄆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
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
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
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行矣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
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

塗中

塗泥也
卑之甚

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
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
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
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

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
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
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
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

乎

補曰姚本
作不可乎

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行蘇秦
曰三字

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

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

素空

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

爾雅孤竹
四荒中北

國漢屬遼
西令支

餓而死於首陽之山

伯夷傳註在蒲坂
華山之北河曲之

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

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

傳言與
女子期

抱梁柱而死信至

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

補曰燕秦

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

自覆之術自覆猶此護也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

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

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足下不踰行楚楚

此正以燕楚相達言之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

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

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

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

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

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

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

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

怒而笞之也笞擊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

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

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

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

益國亢高極也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

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行之之

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

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補曰此

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

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為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

易王子元年
慎觀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

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

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

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

繼以其強故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

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喪見

正目說身自削甲札札木簡牒之薄者甲用革如

誤見後身自削甲札札木簡牒之薄者甲用革如

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妻自組甲

敵七札焉注言能陷堅札側滑反景帝詔纂組註組

今綴緣條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緝此謂編組穿甲

之繩也緝悲胡反鮑因莊子泝泝曰有大數矣

一之文生義不知彼字與此不同曰有大數矣

與下文同大事記引此姚本同有之乎王曰子聞

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

二年矣

自即位至是二年字必誤

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

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

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

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

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

補

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齊強故稱長主

而自用也

不如燕之附人自恃其強

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

穡字

西困秦三年

為秦所困

秦為

民憔悴士罷敝

罷音疲

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

將史並

而以其餘兵南面西舉

本而舉

五千乘

之勁宋

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十一章亦言齊以宋地

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

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而已蓋在城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即史所謂而包十二諸侯此

四上諸侯卿魯之君皆稱臣者而其君之欲得也欲得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

言齊不可復攻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之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

足以爲塞清濟以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

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濟西齊

北謂滄景等州在潔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

河之北者正義云

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

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

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則齊可亡

已王曰吾終以子補受命於天矣曰內

寇不與寇猶亂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

治其外謂謀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此乃

亡之之勢也處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

以為會使會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

顧反視當音旋義同

臣請獻一朝之

費

元作賈賈費字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

旦而馬價十倍今臣

衍之字一本無姚同

之欲以駿馬見

於王

馬自論也

莫為臣先後者

助為之也

足下有意為臣伯

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

自喻為馬

此所獻馬之食也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燕將今燕王之弟為質於齊

代傳說王曾已乃使一子

質齊

因此指為王曾事然史云一子質燕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定

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

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

以殺辱為快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

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懼少太后曰賴

得先王鴈鴛之餘食不且懼者懼者憂

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

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

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齊

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

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職也群臣効忠曰公

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

子功也謂也一本且以爲公而太后弗聽臣是以

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

觸龍言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或獻書燕王燕一本無

此燕字姚同

王而不能自恃得國必

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

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

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此臣之所以

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鱮不相

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

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
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韓魏也而不能敵秦，索
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
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
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
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
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人之所能爲也。山東
主補曰一本主上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
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
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羞自卑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粹

同補疑當以三者文字出土以成韓梁之西邊此

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息秦韓

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

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北攻姚一本必物固有勢莫

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之秦不暇救故趙亡

山者一本之伐作又伐下句同姚並同○按

趙策蘇厲曰楚人又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

與魏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

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

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

已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

十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略城無歲無之何至此而

始今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丘

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

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

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

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
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
謂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
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
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
韓取魏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
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
亡持迂其王爾以此數策觀之尤信
今秦之伐楚
燕必亡之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
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
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
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
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
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
齊策秦伐
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
宣下

並宣

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同宣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

策與孟子合甚明辨見秦策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

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

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

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

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

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

本名盾諧索隱云春秋後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語亦作盾韓子作潘壽

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

子之

屬柄付與

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

以啓臣為益吏

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

與友黨

本支黨

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

於益也

無也字一本

其實今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

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

事記以大

石計祿始見于此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聃不聽政

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

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

見離婁

何以知即此人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

飭君臣之義

飭戒也 猶正也

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

足先後

補曰正義云先後並去聲

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

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

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

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

元作恫

恐作恫

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國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

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

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微者可知王因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

都大邑 補曰索隱云五都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

以因北地

之眾

齊之北 近燕

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

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

元作公 補曰

當作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國記三年有彪謂王曾七

史有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

以虛稱矯矯舉而得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

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徒借是名以篡國于會

持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名實不失天下會於是

乎由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

世因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高足論肆行

紀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其唯知實理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問齊王怒蘇秦

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

抗作

持作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

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

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

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

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襄

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

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

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秦信齊齊秦合

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

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魏合齊秦不合天下無

變

五國無秦之兵

伐齊之形成矣

時齊魏相惡故云

於是出蘇代

代

補曰史復有代字

之宋宋善待之

魏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

自爲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

會子報王四年庚戌名平元年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

儀曰儀說大王之所

親莫如趙昔趙

元作王謂襄王即此類王

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

見趙策

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

索隱云此方者

爲斗若安長柄則名料尾即斗之柄其形若今之

刀者是也按韻書斗料音同索隱皆云主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

執獸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執獸厨

人進樹羹

樹注也

謂

因反斗而擊

代王殺之王腦

而擊之是羹也

羹汁故名汁曰樹

謂

因反斗而擊

代王殺之王腦

而擊之是羹也

羹汁故名汁曰樹

塗地

塗猶汚

謂

一本反

斗而擊之

其姊聞之

塗地王腦塗地正義云反

摩笄以自刺也

也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天下莫

不聞

五十五里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不聞

五十五里

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

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也其國在今蔚

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

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子夏屋之役見史記行

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

規遂以為臨大

夫趙王靈武之狼戾無親

矣

計非用仁義之所也

如大王之所明見知也

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

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趙燕記

不書大王割十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趙王姚同

效河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

補曰一本此句無今字姚同

秦下甲

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

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

補曰且今時趙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

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

補曰裁史註音

在僅也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

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

補曰尾猶末也

恒山五城也非儀比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

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

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乘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正日無考

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

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

燕客之言曰客即他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

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否口事苟可聽云云語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

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是客也

見之也者也彼惡知所謂天下為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日補

一本此有報讎故往見郭隗以字姚同

先生曰齊因

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

精曰一本此有少字姚同

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

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

處役僕也詘指而事之屈柱也屈也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

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

則十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精曰一本趨馮已趨是姚同

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所音斯役之人至若恣

睢奮擊睢仰目怒貌也睢音萃反唐史音雖响借叱

咄响可藉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也咄响呼俱

向藉義亦不類當是踟藉見韓策釋爲跳躍此謂跳躍踟藉也則徒隸之人至矣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王誠博選國中

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

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

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消人謂者也昭云今之中消漢書顏注中消官名

居中而消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

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

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

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

至者三之記無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

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

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

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

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

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

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彪謂燕昭郭

爲國雪恥居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

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役之對天

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用賢固
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補曰立國用賢固
三代之道未可即以爲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爲踈
畧然孔氏刪修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

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鴟冠子博選
篇亦用隱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
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趙之眾猶鞭筴也如馬國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

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案遣散游士頓齊兵類

也敝之敝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

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

車十五乘備曰姓本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

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筴也臣

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王備曰舉必誅暴正亂舉

無道五旬之舉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象使侍屏屏側也當作屏匱匱路廁備曰周禮

療鄭司農云匿路厠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展

王所謂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

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

終不成補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且夫宋

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愛之與其得

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

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

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

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

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

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

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後已而已

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

釁補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

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

此二十七年

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

萬乘而寄質於齊

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

名卑而權輕

元作秦

秦

萬乘助齊

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

宋殘楚淮

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

宋地而歸

肥大齊

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

也

宋者齊之害

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

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

負猶荷足下

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

宋五千乘國也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強

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齊之北國

正曰

索隱

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

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

言齊因舉宋且并此

數

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

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

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

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

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

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

之使之盟於周室

背秦而受使齊主盟

一本使使盟於

盡焚天下

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拔賓

客以待破

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

更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爲是按魏昭策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

秦王昭

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

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

將割以賂與國

然而王何不

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

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

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

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

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

先於燕趙秦有變

謂皆二國

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

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

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

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
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
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
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革履也當
作躡曰躡所綺反說文舞履也徐云謂足根
不正納履也引漢志邯鄲女跣躡字與躡屣通今
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
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
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
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
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曰然爾曰然爾則王何不
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

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

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

蘇氏王陶策言魏出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

勸之尊齊檳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

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

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授其下且史紀

代事前後固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嘗

之類代為燕間齊歡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

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說

燕哉此策不能無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

王出走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鮠衛鄉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

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
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
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
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
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義不與生俱
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
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
不出穀塞齊不出營五楚不出疏章地三王代位
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
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爲煩大王之廷邪煩究昔者

楚取章武

屬渤海

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

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

去猶失也上地燕蓋嘗攻得上

而不取也

恐註非

則諸侯不爲別駕而朝矣

言同軌而

朝燕與朝秦楚同

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強弱

揆度也

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

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

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

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

柄戟蓋爲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

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

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

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

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何如對曰足下以

愛之故與與平聲姓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

父負床之孫負言背也未能行也此屬皆不得而乃

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

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

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

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

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

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

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

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

主

補補曰此宜有主字

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也躓路

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

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

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

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

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

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

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補曰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兖州謂欺曰訑徒

案反或作誕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

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

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

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

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

耳王曰善矣處謂訑亦君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

已則否曰利誕謾之人以爲用此不正之論也

使過之道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

非此之謂也

蘇代元作爲奉陽君此亦其後龔儒說燕於趙以

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

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

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

齊將無將齊將使不伐宋齊將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

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即此策下文所云臣以為不若逃而去

之以韓魏循自齊而為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

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

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為趙言於齊也果以守

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

然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其言惡矣雖然王勿

患也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之故代告王以無患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

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

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也紛亂持臣非張孟談

也持猶使持字疑特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

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

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曰一本公王按字

勻者虞欲反隸始如點以別王字新存有公命說

玉丹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

奉陽名謂同說即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

兇之訛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反前

此類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元作令不

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名

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齊欲攻今其言

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恐即此人

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元作知

無厲謂同無今賢之兩之謂以代為賢兩之謂與

之並

已矣吾無齊矣

並述奉陽之言

奉陽君之怒甚矣

此代

言自如齊王

析王字

王

析字

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

也

待之為小入

因是而倍之

音背言燕宜然

不以今

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

合苟可循也

循言

死不足以為臣患

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

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

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害國之利也故已之死逃

不足論逃不足以為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

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

策死不足以為臣患

及堯舜之賢而死兩節與秦策苑唯說同

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

不循惡交分於臣也

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卒不

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

而後相効可因而効已不是臣

之患也

後時

若臣死而必相攻也

齊趙相攻

臣必勉之

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

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手在

必然之物

死者人

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

此有不若逃而去之

詐以罪

臣以韓魏循自齊

燕則自齊魏

而爲之取秦

言勁齊

深結趙以勤之

此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

知是則近於相攻也臣

雖爲之

不補累燕

臣雖爲之累燕下文引奉

不累奉陽君告朱謹曰

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

以吾故

指奉陽也吾

弗子相

子謂謹

又不子卿也

卿也予亦爲燕子自予也

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

燕王善代而奉陽故臣雖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

謂其怒燕者疑也又欲王欲猶須也言其伊尹再逃

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果與鳴條之

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佗

伯伯曰古字通古今人表舉之戰而報其父之

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

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

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張儀逃於楚傳不書

儀至楚白圭逃於秦詳末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使

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詳末薛公

釋載不乘車也逃出於關齊滑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

因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

去變姓
名出關
三晉稱以爲好
補曰士上好客自喜

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

燕以攻齊敗之
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

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

頃言不勝與齊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

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

也
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處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

聊爲之此其所不王也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

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音的子也蘇代謂

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

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

於魏魏補補曰姚得元作趙趙因合於魏而得趙

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猶頃也聞當作

間曰正曰間去声致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

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

而陽攻以疑齊而謂閔王曰燕之

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復王曾所失燕兵在晉

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

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
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
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
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
舉他別用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
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
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
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
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
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
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

正曰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

云燕無狸陽疑字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

及狸則正義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

說亦未可據

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

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

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

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

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

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其清

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

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

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

蘇代傾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言人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曰臣貴於齊燕大夫

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齊

有不善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

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元作買補目買易也字

增邑臣買猶臣之所重處重元作卯補目卯一本

同據此則重當平聲重卯猶言累也重猶難也留

卯謂已處危也上文恐多重字也謂處於齊為

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

列眉也言無可疑補目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刻者

也刻刈者斬也姚同龍龕手鑑刻古刻字愚謂即刈字

斷果決之意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

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由猶與之言

曰之王與去燕之齊可也元作其補目當當作於成

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及五年齊數

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念一離燕王行王

一本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

謀齊疑王即不字之說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於趙代因齊之信燕也至

於虛北地齊虛比近燕行其兵伐他國今王信田

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

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齊如之又不池燕之謀

今王又使慶名燕臣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

所善王欲用之無中間五字文義為勝則臣請為

王事之王欲驛臣釋同見鄒忌說琴則臣請為

之索隱云古釋字元作專字任所善則臣請歸驛

事臣苟得見則盈願處謂為人問者均有此六患

矣猶不能為此尾况他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

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在齊而或

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未詳燕昭即

佐志復齊雖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

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

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之問齊離趙之交激

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幸以亡

代有方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

服人卒用此以勝何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以成

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

秦石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曰楚得枳屬

郡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廿七齊得宋而國亡此即

二十八年入臨淄三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

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

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

於天下正告楚曰水出岷山補曰乘夏水江夏註沔水自江別至南

汶眉貧反即岷乘夏水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

云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四

日而至五渚史註在洞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

江之南非其地也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智者不及謀

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正曰

云隼今之鵀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

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

范睢傳伐韓少曲正曰本文少曲高平一日而斷

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

太行

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

陽坂道比過韓上黨也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

補曰宜陽見前平陽

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

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同

補曰索隱云繇音

搖動也我屬下句離

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

戟韓氏太原卷

不通此四處

補曰安邑女戟見前

義云卷猶斷絕執免反太原當為太行蓋曰秦舉

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則韓氏太行斷絕也按趙

策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氏下

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下

軹道即河內道道南陽封冀

道所由也後志

軹道即河內道道南陽封冀河東皮氏有冀亭

舟強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榮口

榮澤之口

隱曰榮澤口與今

注引此

封陵杜預云在蒲州

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

沐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

大事記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

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徐註紀年日教

魏無虛頓丘

補曰

大事記云水經

山塞集胥口

註河水舊在白馬縣

南決通濟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

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濟陽說又見秦策宿胥

虛頓丘並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

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

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

補曰

一本作寫蓋

寡人

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

齊罪秦欲攻

元作

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天下曰齊人

補曰

一本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

必言攻

有齊無秦無齊

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離補石

補曰蒲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姓註石字三本同作君詳此當缺因以破齊為天

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其後擊則以南陽委於楚補

鄧之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

南陽在隨州西塞黽隘楚策見苟利於楚寡人如自

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

困於林中魏策見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

項紀註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元作至補

索隱云公子延秦子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

當作質姚同索隱曰謂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馬陵葉蔡並見前

陽馬索隱云 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因則

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謂穰侯適

燕者曰以膠東適謂同適趙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阬適齊

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不可致詰也用兵

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蜚匪微反又上去

母不能知一作制姚同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

秦援我龍賈軍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王後二年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

穎川四岸門之戰報王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

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秦之所殺三

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秦之所殺三

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

孤之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 補曰西河上 秦禍如

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皆以爭事秦說

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

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

彪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

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

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補曰文甚明快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

用此除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

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

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

以倍鄰鄰之厚君之張孟談皆拔受大賞是故謀

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

是而元作先補曰上疑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

一本作以百金送公也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

而說趙王文惠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

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

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元作承正曰

乘承通後昌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

國君章有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

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

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

以地封地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蚌廬而鵓啄其肉將雨鳥蚌合而箔

其喙也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

亦謂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鵓兩者不

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姚註語語皆

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脯此則

叶韻然不聞蚌鵓得兩則解也陸農師讀兩作兩

將兩兩即解去尔一本箔作相字通鵓音聿亦

音秦之為漁父也願王孰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

惠王

昭王子元年

報王二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

韓傳云并護趙楚

曰正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

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

之以屬燕王城未下

聊言即墨曰毅傳唯言即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言即墨

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

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

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

趙封以為望諸君

曰史趙封毅於觀津号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

有之故

齊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

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

元作承見上說燕

之赦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

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

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暴露故召將軍且

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作都隙不合也郟遂

指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

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節自先王舉國止此

書寡人不佞云云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

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罪無

而殺穀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故

非義也

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

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

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明白猶故敢以書對臣

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

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

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

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

關則以節假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假節傳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送委

質為臣正義云而以身得察於燕傳曰毅傳趙人

假魏節使燕而以身得察於燕因少立之亂適

魏至燕故大事記附先王過舉擢之手賓客之中

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

也亞次 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

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天齊霸國之餘教而驟

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

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勁本

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

得准此魏欲得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舉其遺

宋時皆屬齊一**本**物楚魏宋盡力姚同四國攻之

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為明四國攻之

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

臣於趙顧反命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

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

盡收入燕刑此數語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均

鐘名刑索隱云大呂齊故鼎反乎曆室刑得燕鼎凡

禮遂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曆之室刑曆史作曆古字通

用說見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美曆室燕二宮

名在幽州刑西四里寧臺之下高誘云燕噲亂

齊代燕殺噲得鼎今無齊器設於寧臺刑燕原

反歸古鼎刑註本無齊器設於寧臺刑燕原

薊幽州國植於汶篁刑汶水出泰山萊蕪原

旗職之屬植於汶篁刑汶水出泰山萊蕪原

云薊丘謂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文植齊王刑汶上之

歸植為盧門之楊向法語同愚謂一左本汶皇宮之棧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

其志

為懼

一本以

以臣為不順命

顛覆

故裂地而

封之

昌國

謂封也

使之得此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

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

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

蚤知先

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

通太公及

至棄群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

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

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然預順之

施及萌隸

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

問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石然子賜之

鷓夷而浮之江鷓夷槩名馬革為其形以歛骸骨

應劭云取馬革為鷓夷槩形故吳王夫差不悞先論之可以立

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

入江而不改史不化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

辱之非離毀也猶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不說

忠臣之去也不繫其名變其君而自繫臣雖不佞乎一本

無乎字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

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

焉傳有止侵畧寬賦大事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

之托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間封王蠲之墓九

王不能悅其民者無不為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

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

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

之論毅者豈其然乎曰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

何嘗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

怨濟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晉王死人心

於此况田單忠義死節聖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

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樂毅正孟子

齊取實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傳國策皆

然微以毅之自言蓋不誣矣陳氏首以止侵掠為

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以齊伐齊孟子

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尚為能用之乎雖有

寬賦除暴反政禮賢數端不足以見其不滿於毅

著朱子說併託呂子他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毅

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爲定論也

張丑爲質於燕

丑見齊韓魏中山等策與楚威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

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

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

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

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劊子腹劊判及

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補曰韓非子

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

邊倂同此

王喜

惠王曾孫元年報五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乃召昌國君樂間

毅子樂間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云

問紀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

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

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

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鄣使慶秦

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

萬遇栗腹於鄣使樂乘毅之族以五萬遇慶秦於代

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元年有說見下燕王

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

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用

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

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不虞

君之明罪之也虞猶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以棄寡人

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

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當

本作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

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勳

元作恐補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

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

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

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有過失當弃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不

肖之罪任猶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其擇

所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此家之有垣

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如字惡室不能相和出語鄰

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

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

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

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

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

罪

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

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

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

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

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此論語所記便不及柳下

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

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

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議者不然

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簡棄大功

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

之宜在遠者疎遠之臣可尔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

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意君曰其意然余且慝心待之以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

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

君之所揣也我此言間量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

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

報趙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懷諫

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

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偉文也

意少未見其果可以明怨薄已而揚過悔文懲創之

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吞惠王書云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

語前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為樂間答書而未云間

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

始使者過趙趙王悼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

下服矣元作茲茲燕字恐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

秦也言燕先時服趙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

有隙秦趙有隙一作却姚同天下必不服而燕不

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

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

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

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隣爲秦北下曲

陽爲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

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

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之燕趙同

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

爲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

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鞠一作

鞠下同索隱云音鞠又如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

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

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遇之不善欲批其

逆鱗哉

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王

亦有

姚云曾錢作此字

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

入圖之

已請太子入息

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

太子客之

本容之姚

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

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足為寒心

則心戰恐懼亦

戰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

謂元作以謂然以義

亦通委肉當餓虎之蹊

蹊徑禍必不振矣

振救雖有

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

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

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

恐不能須臾

言已憂思昏替且死須臾不可待

且非獨於此也夫

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

知禍且至而猶為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之自疑命止於此

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猶深一本其智深其勇沉史姚同可

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

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衍曰曰願圖國事於

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

為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

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

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駕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

不令太子所圖有關所善荆軻

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

衍願字願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

出姚一本即趨

太子送之

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

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正義曰俛音俯按

俛仰韓信俛出東方

僂行見荆軻僂致敬貌禮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

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

言不自言足下於太子

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

長者為行一本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

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

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

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

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

欲自殺以激荆軻

言其死非爲泄欲厲勉軻使死之耳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

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

此四字作一本

明不言也姚同史同今本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

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

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

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

其孤也

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亦借稱孤也又劉向

曰燕王真
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

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

荀子註引策
作宰天下之田

其意

不厭今秦已虜韓王

秦十七年
虜王安

盡納其地又舉兵

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

一本
此有能字

支秦必入臣入臣則

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

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

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

關言示之以利
使之見而欲也

秦王貪

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

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

破字姚同

一本此有

秦必矣

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

委棄性命猶死

唯荆卿

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

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

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

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

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

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

略經

太子丹恐懼

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

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

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

衍今

今樊將軍秦王購之

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註引此補曰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

幽州南界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

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

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

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

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

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一本為軻曰

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膏

搯刺也知鳩反

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推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

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

腐者痛之極

齒前見一本拊心

乃今得聞教遂自刎

斷也太子聞之馳

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

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

人徐夫人匕首

索隱云徐姓

取之百金使工

以藥淬之

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

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鏑而淬之也後

以試人

血濡縷

沾濡衣之一縷

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行具也道荆

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

昭元作

悟

悟作忤

說見魏策

視也

乃令秦武陽爲副荆

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

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

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

之至易水上既祖

祖行祭

補曰

詩毛傳祖而舍轍

路之神封土爲山象伏牲其上

既取道高漸離擊

祭處者餞之飲畢乘車轡之而去

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

地形訓云亦徵爲商蓋悲音

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

之意和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

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

其音怏慷壯怒

不得志也

補曰

一本慄慄羽聲朱子楚辭後語作羽聲慄慄

士皆瞋目髮盡上

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補曰中庶

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也嘉爲先言於秦王蓋誤後語蒙類註云蒙恬弟也

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下同不敢興兵以逆

軍吏

補曰一本以拒大王

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

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

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

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

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正義韋昭

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

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

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同禮九賓義為釋愚按漢

書大行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韋公咸陽今

渭城是山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

諸山南故曰咸陽自始皇至胡亥皆都此九

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陞陞也高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恠之荆軻顧笑

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

子故振懼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

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

劍長搦其室

把持也與操同音人多然扣室劍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

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技故云王負劍時惶急惶恐也室半也劍堅

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

愕

愕相

遇卒起不意

卒猝同

盡失其度而秦法群

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

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

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提擿也補曰且即于反揭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劔王負劔遂拔以

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衍擿字本

註字也擿補曰姚本無擿字史無提字二字即上擿

反亦提義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錕生展兩足如箕

云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却之必得約契

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

父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

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

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

燕十月而拔燕薊城

並此十九年

燕王喜太子丹等皆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

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五歲而卒滅燕國

秦二十七年此三十三年

而虜燕王喜秦兼

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抗見秦皇帝而以

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刺客傳有鬼謂太子丹不忍一

朝之情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二夫行劫刺於

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

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七首之所可持鞬武

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

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劌
其所不可者則發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
白衣祖送者係路其不濡露而先敗扞已幸矣軻
不足道也歟後留侯亦袖推竊發此其人豈愚哉
蓋積志不能一日而忘秦也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
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

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
處焉謂三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騎
萬乘之衆揮奮擊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
得良非獨免併兇力士其智畧之妙固已視呂政
如置中免何敗獲之憂鮑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
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當矣○朱
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
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
聖賢復生亦未知
其何以安之也

凡三十一章

...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

縉雲

彪

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宋

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

表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堯樂

汲冢師春作縉頭曼堯樂音讀固相混若縉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者邪黃伯思考辨秘閣古器有宋公臨鍊鼎與汲冢合

公輸般

魯之巧人補曰高注公輸般魯班之為楚設

機

天地疏機閔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之屬也索隱云械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

具將以攻宋墨子

宋人聞之百舍重繭補曰此據

高注下有重繭累臆也一句又莊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按繭即躡字吉典反增韻謂足臆起如繭

支胝音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善吾欲

藉子殺王而而一本三殺王孟作殺臣字

作惠臣字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

雲梯梯之高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

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

服焉請見之王見翟黑子見楚王非昭即惠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車有雕飾者鄰有敝輿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袒褐本短使之衣曰

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按短褐字

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

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丁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

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

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短史士不得短

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短史安不得短得司馬貞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短襦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絀衣短褐而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之安而欲竊之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

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癖黑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羣

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

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曰鮒也今作鮒此猶梁肉之雅翼鮒鱸也

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楠豫章大小九五曰高注皆大

本也曰榿榿豫章書注榿梓一本補作榿章作榿姚同楠即榿宋無長木此猶

錦繡之與短褐也元作惡字誤以王吏之攻

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我請無攻宋

彪謂程之說美矣然

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小直患其力不
給尔豈為若說止攻我意者墨守之叢輪般服病
焉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
竊疾者也
管子云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
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
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
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
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
宋莫能守雖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
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
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史云墨翟
宋之大夫或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索隱云按
別錄墨翟書有文子文子夏弟子問於墨子如
此則墨子作七十子後愚按孔子以敬王四十一
年卒景公以元王七年卒相去十一年檀弓季康
子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般亦與孔子相及大事記
云揚墨之說肆行於天下必在春秋後
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盡廢不能興也

梁王襄回惠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便使者請於趙

王武靈王

曰成侯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

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

扶謂以害趙國

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

宋之不如梁也

補曰一本不足如

寡人知之矣弱

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

補曰高註梁必兼

則吾何

以告子而可乎

雖知宋不助梁然

使者曰臣請受

邊城

請得攻一城以應梁

補曰姚本註

徐其攻而

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

攻之不力使

趙王

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

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

補曰一本趙王

宋

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

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

前故次之此

正曰

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

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

惠王伐邯鄲引策云云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

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事記定從左

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

鮑以此次之景公繆甚

謂大尹

宋卿

正曰

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

政因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宠者鮑因大

尹字遂傳會為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

曰君曰

長矣

君宋

自知政

國言親

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

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

與時

則公常用宋

矣

見用於宋尹蓋太后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

威

言救宋宋因賣楚重

以求講於齊

賣謂衡

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

不如與之

聽其講

以明宋之實

元作資

資

作資姓同楚重

於齊也楚怒

怒其背而與齊

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

則攻宋易矣

蘇秦與別成齊宣同時知非

此必非景公時

剔威

剔威公

剔威公

剔威公

剔威公

剔威公

剔威公

剔威公

剔威公

作桓公

作桓公

作桓公

作桓公

作桓公

作桓公

作桓公

作桓公

作桓公

以為狂而史記作辟公

不爾史

記蓋誤

記蓋誤

記蓋誤

記蓋誤

記蓋誤

記蓋誤

記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

威

大說許救甚勸

正曰勸力也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

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

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

敵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荆

王不至

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偃而君偃裁立

孟子所稱審亦皆剔成也此章時不可考缺

謂戴不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王非偃而誰

君偃

顯碑公子剔成君弟絺立元年按世家剔成

四十一弟偃攻襄剔成剔成為弟偃所攻

為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

宋

行康字康王之時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

春秋皆以有雀生驥集韻音欺此與爾雅鶡鶡為

註同文鶴音格鷗音忌鷗音欺按史記好射騏驎

言可也云見祥而不祥鶴非祥也黃公紹韻會

鑑為詳今通於城之隙使吏占之曰小而生巨

必霸天下

蓋言遜也
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危行言

遜太史有焉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隱七年註在沛國公

杜氏世族譜

滕為齊滅觀孟子所載

伐薛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

元作曰

字誤疑

為無顏之冠

冠不覆額補曰史王偃盛血

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

以示勇剖偃之背缺朝涉

之脛

鐫刻脛

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

其臣也遂得而死

王偃年表云死於温温

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魏地新序得下有病字
元高註云禍謂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殺康王而
滅國三分其地
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

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正
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崔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
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
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段亦同愚按宋殺後也疑
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北之野王
衛朝歌後文公徙楚丘黎陽是也

靈公

襄公二十一年

丁卯

說見趙策

衛靈公近癰疽

孟子有其人蓋醫之

彌子瑕

公幸臣

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亦見孟子

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

塗偵

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

說然彼以癰疽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

爲雍錕則誤也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

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

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而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而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

而向竈者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

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

瑕而立司空佹元在趙策見趙策

悼公註悼公崩曠庶弟公子黜史作黜二字

並其淹反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元

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出公復入八年悼公

立事甚詳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

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始為諸侯時六

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嘗其為姓名
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

伐黃言黃不一處此未詳過衛使人謂衛君策

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左傳出公

之入也奪南氏邑杜註子南之子公孫彌牟彌牟

與諸師比等逐公越皐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

問曰彌牟亡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

哀公二十五年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

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

兵造大國之城下言已衛君懼東組三百緄組

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緄曰組屢見前緄古本

反說文帶也詩組滕傳繩也皆與此不協鮑因高

註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止之曰是

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
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夫在中者國中

惡臨議其事

議謂諸短之

蒙大名

家冒處

挾成功坐御

以待中之議

坐具御言不營為

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

勝黃城破心而走歸

破心懼罪也

恐不免於罪矣彼安

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

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

陶駘也

四百壁一

白壁姚同

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

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

禮本有也

字姚

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

吾謀也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

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

智伯聞之乃止遺筭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

晉荀瑶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蓋臺之宴云

載此

嗣君平侯子元年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

世家衛嗣召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擣里

子伐蒲索隱云擣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
州匡城孫此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擣里疾曰公

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

賴矣

利賴猶

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

衛恐秦取蒲

衛必折於魏

往求援也

補曰一本蒲

必自入之魏

今蒲入於秦

衛必折而入於秦

魏亡西河之外

秦惠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亡西河之外

秦惠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

鑑

元並

作溢

溢

通

焉

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
重於衛擣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補曰

史擣

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蓋以所居為号**補曰**高註家有梧桐樹
因以為号若柳下惠藝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

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

哀

無考

補曰

曰臣聞秦聞

元作入兵下一本作人兵未其所之秦魏交而

不脩之日久矣願王

專

元作

博

當作

事

秦

無有

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

客謂

至

即門而反

補曰

姚

注續

作

姚

注續

郭門按韓非子使郎中曰聞道於曰客偶思念得

郎門之內愚恐郎即廡見秦策

郎

中

曰

聞

道

於

曰

客

偶

思

念

得

得

得

得

得

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

已者過急多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

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

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虎謂

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

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狡獪之計况小子乎彼

哉彼哉曰此策時不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曰此本高註竊

慕傳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耻其

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見曰靡忙皮反晉灼曰

胥相也靡隨也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猶今之囚徒莊子註以鐵鎖相連繫逃之魏衛

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亦贖地缺請群臣諫曰

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亂無大謂大小國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

三百或言家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衛君謂

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羣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

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欤

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矣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曰古人以且

且唐且龍且之類是也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之

其教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

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

者名二臣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

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謂君以不

上言死則心異故言此可以動之

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繆錯主

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

也衛國姓也故商

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

注曰高

不血食矣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

以君令相公子

補期子嗣君

繆錯挈薄之族皆逐之

也

彪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敗矣蓋諫者之言多務為深切詭敷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

言而委之以二臣乎

注曰

鮑誤釋胥麻之事遂以

衛君為賢其實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子

猶愈於速復者也

注曰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驂無咎服

皆言愛也拊尤愛之

注曰高

服擊其驂則兩服馬不勞咎也

注曰高

鮑以為借馬故曰愛之外是

車至門扶婦下教

送母

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

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

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

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初為婦而云然失之蚤也

此策時不可考補曰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疆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與此

類相

凡九章

中山 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若陘

鮮虞國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

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

居盧奴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

又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

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

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

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

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是時勢已

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趙世家是年書中山
武公初立意者其國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

與中夏

中山君

史不出不名謚
正曰中山武公饗都士大夫

霍光傳都肆郎羽林孟康云都試也此言已試而饗之
正曰按

光傳都肆郎羽林孟康云都試也此言已試而饗之
正曰按

習此都邑之類
都司馬子期
正曰中山人後為楚昭卿
正曰試

與彼義不類
都司馬子期
正曰中山人後為楚昭卿
正曰試

走子期似王注昭王兄公子結也後為司馬惠王
出

時白公殺之說苑屢稱司馬子期司馬官名以自
一姓也馬在馬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

則姓也馬在馬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

說楚王
正曰伐中山中山君亡國也去有二人挈

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

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之下以與

食
補曰一本壺飡解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姚同臣父字不壺出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事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山君喟然而仰嘆

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怨不

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

以一壺食得士二人趙宣子食驕柔誠人事類似

合為一也。集韻：飧亦作食。蘇昆反。熟食曰飧。

魏文侯欲殘中山魏文侯謂趙襄元作襄

按大事記：威烈王元年，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獻子澆為後。襄子之弟桓子逐澆自立。二年，桓子卒，獻子復位。魏桓子卒，子籍立。是年，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十七年，獻子卒，子籍立。是年，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克之。此策云：文侯欲殘中山，必在前。恐是獻子之時。桓子止下年，未可定為其時也。

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

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其女之封。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食之卒稱之曰補樂羊食子

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

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

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

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

相王即秦七年也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

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

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為齊趙魏燕中山鮑

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

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國使宋是時

稱王齊河為獨怒中山尤偃之稱王又在慎觀之

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

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

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惟

楚晉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

○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魏拔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齊魏為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似得其實蓋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各僭稱王若今歲魏方喪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為驟稱王乎今年書相王者齊魏僭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已之僭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至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行一魏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十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一年始云王召公子職也然則云五國相王者而中山後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

持

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

持中山小故後立

正

齊謂趙魏曰寡人

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

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

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

索王

今所謀者救亡
尔不求為王

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

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

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

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

益猶甚也
言事有其甚

於此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

附焉

附趙魏也主廢
者齊故不附之

是君為趙魏驅羊也

補曰高
註是君

為趙魏驅羊
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

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

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

山急而為君難其王

雜則所謂
羞與為王

則中山必恐為君

廢王事齊

不王中山齊志也今
為廢之所以事齊

彼患亡其國是君

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

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

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

同王則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

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元作五五本下三

慶作四姚同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

疑此或有誤我致中山而塞四五國四五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

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五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

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爲利田

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

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

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乘之國也何侂名

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魏正義引括地志平邑

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

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云戰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

乘之國耻與中山侂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

好位姚同註曾作倍

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
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

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

公為齊王閱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

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

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

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

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

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

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

與聞焉

此王此君皆中山王發重使之王指齊王

正曰

是以隘之

隘亦不通也

讀作

蓋當

王苟舉王

補

趾

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

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

趙與王相見

此並齊王與即佐王之王指中山

正曰

王苟舉趾

燕趙聞之

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

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

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

也

此王

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

以齊王言告之

而不

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

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

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

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彪謂張登臆則屢中言之

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捍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正曰捍闔狡獪豈非

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司馬喜

中山臣 姚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

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

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

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

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補曰臣抵罪君曰行

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

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

弘走出

補曰

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曠於宋而

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即此人与漢平津爲三韓子云公孫弘

斷髮而爲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

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

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

霍光傳注屬近也耳屬于垣史記注屬猶注

也言趙使屬

耳中山之事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

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因報

使言之趙也

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

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

矣果令趙請之

補

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

王武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

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為取使請

為使也 **田簡** 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取 **可以為司**

馬喜 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簡請使耳矣

田簡 此章以為語趙使下章以為司馬喜使說

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為之為去声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曰事成

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 **田簡** 曰不成則恐無身欲成

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 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

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 司馬喜即奏書

中山 **田簡** 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

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

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

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

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

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

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

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元作力力言之

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

目准頰權衡准鼻頰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

蔡澤傳感是顴索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彼乃帝王之

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

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

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

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
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
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
王曰爲將柰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
意毋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
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此兩章一事爾而
曲折小差著書者
自以所聞駭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司馬喜繩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
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
記者好夸何慎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

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

車者

傾者却一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

而朝窮閭

隘巷之士者

君而朝士亦尊禮也

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

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

本謂農業

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

皆不強力也以若此不

亡者未之有也

彪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

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各耳豈有務名

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與者農戰也民求官爵不

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禮樂善修

仁廉辨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削下民

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強兵之

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桀驁之志

使卒不死而獲逞有以異於秦乎李疵者窺見其

習不約而合其倖繆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

之事者殆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
黍謂周威公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
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
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功倚固無休息
其主弗之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
亡之故可考矣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
俗安得至此乎

凡九章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終

平江路儒學正徐文校勘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辨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

說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
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
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
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
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
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
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
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
高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
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
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

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

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辨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

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以上皆
依姚本

右戰國

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一卷

漢京兆君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

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

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

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

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

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

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
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懋殊爲踈略後再
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
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峯惠字皆武后
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
不解竇革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峯字云古字見
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坐乃古地字又峯字見
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惠字亦豈出於古歟
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
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
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

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註於旁辨藥水之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註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畧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

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覬博採老得
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

父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
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
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
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
子慤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
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
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
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

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
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
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
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
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徃徃喜稱道之而姚氏殆
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
輝之子為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
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
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
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
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

識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
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
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
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
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
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
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
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
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
聖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

此字殊不可解竇革作唐書釋武后用塋字云古字
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塋乃古地字又塋
字見亢倉子鷦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惡字幽州僧行
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
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
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
甫謚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
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
衣衣盡血呂不
常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拔廣
中山馬犯謂周君馮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瘵字
韻七事晉有大夫務質音撫文切羊千者著書顯名
安陵尹雍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
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
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玉篇一事驥儷而噴
鼓鼻也太平

御覽二事

榻若耶以取銅破惡山而出錫廉廟之元

和姓纂一事

引風俗通云春秋後語二事

處女鼓瑟平原君躡之名

後漢地理志一事

東城九門注

縣後漢第八贊一事

廉頗為士勇

藝文類聚一事

為楚合從元戎以鉞為矢

北堂書鈔一事

楚人以弱

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張守節

君辨說秦求救

正義一事

碣石九門本

舊戰國策一事

羅尚見秦王

不 利於守

李善注文選一事

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

有山關之固故

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

韓非子初見秦書屬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

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

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劉勰文心雕龍云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不叙故即簡為名也

劉知幾史通云從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晉宋衛中山

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
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策
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策所書未為盡善乃
引太史公所記參其要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
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
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餘年始
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
卷今行于世惟後語存焉又云左傳後經傳不作于
是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
魯國樂資乃追述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
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文王之繼周終

至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鑿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

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為首云
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馬陞校勘

右迪功郎兗州學教授趙渙校勘

左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崔耀卿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軍州事耿延禧